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歴朝文選序

歴朝文選者于友姚海屋公所故嘗讀春秋以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及我朝諸家之文而録之者也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于序于讀公所次凡例大較公所自好絶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塹而抑不欲以古作者及所裒輯者之旨爲案故其上下二

陳三百卅

H.Y.HU CHINESE LIBRARY

千年間佳兵者錄析道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湎酒者錄憤咽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叛而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錄其或雜之以狂獝而謔謔而叱咤者亦錄代不必先秦西京人不必班馬鼂賈聲不必黃鍾大呂調不必商彝周鼎特其言之感乎情圖乎心合之乎機杼而公所自爲解頤處輒爲之蒐而入之又從而鐫評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中所櫽括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蘇長公以上不得不嚴其他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然則公之好

古雖切而其上下古今之際意亦遠矣嗟乎孔子嘗讀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即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今之人試以桑間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謂非國之風而山嫗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字翔卿少負雋才而善文章貢爲廣濟令別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瓊山者海上所席蛤蜃魚龍之宮以爲縣故隸珠

崖而漢賈君房所嘗疏請于朝而棄之者也其地饒齒革珠璣龜貝翡翠而富然亦阻山而與黎齒相錯故數以軍興法治之桂陽劉君某者予監試南粵時所錄士也其訓我湖也以忠信敬讓稱頃補瓊山令而諸博士掾員其爲供張茗水上請予文以寵其行予酌而告之曰唐柳子厚之刺柳州也世嘗以其善文章多材指且柳去中國萬里而憫惜之者頗衆也顧子厚獨能不夷其土與皮弁俎豆之化與土之人相揖讓柳於今號多材賢焉予覽韓昌黎所碑羅池而尸祝於其土者迄今耿

耿也君讀其書想見其人得無與之相爲後先而伯仲其間者乎聞先正丘閣學以來瓊山詩書冠帶之俗彬彬上國矣願君益鑱刻奮勵務學明天子之德教吾將移文賀君之得且以併弔君房者之失於以慰子厚者何如也

贈羅少府仰齋序

世之所稱豪雋倜儻之士入而仕於朝往往謂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其次在外則莫若郡縣盖以郡二千石卽古大國諸侯裂千里河山之間以爲治而縣亦稍稍比於卿大夫之采地而食也屬古者

分土分民之近得以操符而專㧞於其際以席其
賦訟刑爽福慶利澤之權所謂其職專而澤易流
也故詩有言曰民之父母其所轇轕而難則界河
山之錯壤而貳且綮於其間上之不及專其郡下
之不及專其縣其所職者大較以其地鑄山煮海
椎埋剽刼以爲奸特援枹鼓列游徼相與蒐而薙
之蓋所謂介乎郡縣之間而不得以專其郡縣之
職以媚乎民唐宋以來鈐轄諸司是也今 明
天子特採撫按所疏烏鎮者隸浙直之交而諸郡
縣之游冶少年互相雕麗以爲竊煮海剽刼之寇

無日無之殆無操符專城之施而獨切枹鼓游徼之患而諸郡縣之壤齒相錯又或數以不相鈐轄爲贅疣也於是改故所稱添設館通判而特授以同知并給之印曰浙直分署若曰諸郡縣間並其所及便宜施行云耳然於時特草創於吏民間猶獷而岸視也銅仁羅公來下車輒訪利病獲故所草竊萑蒲之間者若干人次第收縛之獲故官司所統戍卒舴艋兵糧斥堠及他所闕略而窒礙處並釐而爬之革之又適地方歲侵民飢諸所煽而蠢者公又從而髡之震撼之且公以忠信之行廉

白之操與遠近吏民相爲招徠者四三載廗公所
後先施行雖不及世之郡二千石與縣大夫之分
土而分民者相露晃而勞來吐哺於遠近而公之
澤抑巳邑矣撫按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三湖之吏民矜其政且疑　中朝他
徙之命或旦夕至而又惟恐其去之亟也聞其月
日適公懸弧之辰相與爲酒前壽而里中諸弟子
徵予文以賀鹿門山人茅坤聞而系之言曰公之
年僅艾按古者養老之典猶不得在珍從哽祝之
列而公方翱翔王路盖壯而仕也二三子奚爲遽

引世所誇詡者以侫也然公之澤覃於里之遠近則公雖非專一郡一縣爲職而父母之者勤以至矣豳風之詩不云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諸弟子夫既父而母之抑可以是入而勝席也已或曰然於是書之以壽于公且指次公所於今有司之難爲吏業者而公獨彰彰乎如彼也

賀兪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兪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父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以吏部世所稱

清華之豐而南則散地已爾予竊不然　聖祖百戰而得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唐之渭南宋之洛陽在焉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北粵北枕淮濟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亭石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客名緇道流之跡往往碁列星羅點綴煙崖霧壑者之深予嘗待罪南省數共二三寮友攜樽罍賦招隱者旦且暮也聞古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者則請令勾漏公固漢東方執戟唐賀監者流也

獨不曰避世金馬表請鑑湖已乎公之材於吏業無所不宜而其性資特澹宕夷曠殆所謂身入乎市朝簪紱之間而其氣則之乎麋鹿薜蘿之叢者已公聞之而色喜曰予猶幸白頭翁與母在並春秋七十矣予家相去僅數武倘及御籃輿載之都亭語所謂出不忘君入不忘親蓋庶幾乎古之北山之什與捧檄之義而兩適之者客曰然遂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御史張某奉 天子璽書監試事按 國家制比吳越諸州郡之士而三

試之獲九十人而錄其文之雋者二十篇以獻屬
予序之末簡間按吳越畫江縮海以爲國而春秋
以來闔廬勾踐所甞霸諸侯列冠帶其以會盟車
書之盛與晉楚爭衡也舊矣司馬晉以後風流文
物爛然江左及宋南渡迄我　明興遂冠海內大
較今　國家多所合南北直隸及十三省之士試
之南宮而以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什居二三
焉予甞遵錢塘登會稽其所當山川之吐吞風氣
之磅礴非特古所稱一都會而已也今諸生所挾
册以試于有司者言人人殊予閒覆之其言冠裳

則似禹之南會諸侯而執玉帛者萬國其言鞭風叱霆精光四射則似歐冶之干將莫耶其言倩麗青葱則似西湖剡曲其言澹宕縹緲則似鴈宕赤城其言滉漾無垠則又似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而鮫之宮蜃之窟以相波濤焉猗與美哉洋洋乎誠所謂大國之風而諸士子之飈翔而霧選於朝者有以也雖然予竊有一得焉茲諸生所言也即古者詢事考言之初也獨不曰乃言底績乎他不暇引我 國家劉公基章公溢葉公琛宋公濂王公禕以帷幄訏謨文章典禮翊戴我 高皇帝草

昧之際者當與商之萊朱周之閎夭等其他戡亂定難身捍社稷則干公謙仗節死事則方公孝孺孫公燧抗聲直諫則章公綸張公寧正色率下大雅不羣則商公輅謝公遷道貫天人功蓋華夏則王公守仁抒忠發姦彈壓中外則胡公世寧理學淵懿領褎士林則章公懋陳公選其他名臣碩卿後先儒紳者不可勝數斯皆吳越諸州郡之產先民之考鏡也斯皆所謂考言而底績而黃鍾大呂與日月俱遠者也爾諸士子所沐　今天子嚮明之化十年于茲詳亦深且遐矣得無盡發江山

之靈秘以髣髴乎諸前哲之銘旂常垂竹帛者互
爲烜爀熠燿已乎唐陸忠宣公贄之知貢舉也得
一昌黎韓愈而唐之文崛起八代之衰宋歐陽文
忠公修之知貢舉也得一蘇軾而宋之士遹經博
古爲尚史官書之於今播人耳目耿耿不磨若廼
日事茲則爾諸士子之所以不負有司而監試事
者之所以報稱　明天子而予黨百執事亦稍
稍古者拔什得五之遺而少逭皐戾也爾諸士子
其謂然否是爲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代作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兩直隸及十三省詩書六藝之士而文試之以升於南宮又各引內外所籍將家子及州里控弦之士而武試之以升之大司馬制也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既按故事文試之錄其文之最者九十人以獻矣又再越月復按故事籍諸州郡所隸而武試之得三十人以併獻焉予按吳越諸州郡閒其所稱疆弓毒矢介馬而馳或不如秦晉幽薊及三齊之跳盪而至於挾孫吳韜鈐之術以上下翕張其閒則不多讓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至以相雄故

也然隨風氣之南北而之焉以之而各擅其至者
特水土之習焉爾乃其忠義所奮以之敵愾一也
獨不聞吳之先故嘗有吳王闔閭及伍子胥輩所
嘗以佽飛水擊之士困越駭齊而與晉悼公角抗
中原者乎又不聞越之先抑嘗有范蠡大夫種所
將君子六千人渡江而西爲三軍以肆吳而卒以
亡夫差霸上國者乎卽如嘉靖中葉諸倭奴之內
犯也引烽列燧海上鼎沸矣　朝廷徧徵天下之
材官宿將以嘗之猶不能蹶其一旅已而　天
子震怒令提督諸司並郤羽檄專募土著不二三

年閒而金婺衢處諸所掘山斸礦之夫攘袂以出海島遂平甚且頻年將校挾之而閩挾之而薊於今海内之指嫖姚而力戰鬬者必曰浙兵嗟乎此非嚮之故所習為紈綺而輕裘緩帶於其閭里者乎于故曰特存乎忠義所奮者何如耳宋人或言曰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其以策試中者亦皆區區章句無用之學于獨不然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盡出於武舉固不可苟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不必出於武舉亦不可唐之李郭宋之宗劉諸名將可驗也語曰掇十得五

茲三十人也苟及人爲奮袂以報　國家而仕且
獲二三焉諸有司固可以復令　明天子矣是
役也監射官則某某考試官則某某例得以按故
事而次名氏以書之者也故併書是爲序

沈公族譜序

近溪先生繇貴池令乞山來歸也手爲譜移書告
茅坤曰予家世五代以前不可考宋藝祖初諱文
德者起家錢塘安溪之北數傳而諱秀者贅爲楊
王沂中壻沂中者所嘗從岳武穆王飛提兵荆楚
間以戰功累大將者也秀故倜儻多大略而又以

胥楊王家故累貲鉅萬田園陂池狗馬之富甲邑中又數傳至進贅於溪之南全氏生子曰榮積德累仁而富益饒榮子二曰顯曰順順卽予父故嘗補布政使司掾而以文無害稱者也及予以嘉靖癸卯中浙江鄉試稍稍以詩書之澤潤其身以及其族矣竊悲族故無譜予於是倣宋歐陽公脩及蘇公洵所爲譜譜溪之南凡六世譜溪之北凡九世而族之支庶頗可次第已然又以歐蘇兩家譜第譜其世系而已而族繁且遠則墓衆多而碑碣或蕪廢矣考之周官猶有大夫掌邦墓而葬以其

族也於是次之以世墓祖先所披草萊立門戶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不可忘也於是次之以世錄世德傳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而況貌像乎或存或不存而子姓之祠春秋不能不絫欷低廻也列冠裳而其僅存者猶什二焉於是次之以世像至於累世銘傳與縉紳大夫及騷人墨子所共以文章詩歌之什相贈貽唱和爲子孫者不可不知也於是又次之以世章玆則於歐蘇二家譜之外予別自爲機杼者如此予少從君遊君之文且遍海內矣能獨無一言挂於玆編以托之家乘

乎坤伏讀而題之曰竊按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蓋言諸侯卿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之撰史記特採世本然三王而上猶多缺次漢魏以來宗法廢而譜牒之在江以南者其爲著姓鉅族僅僅若晨星矣其餘中州及河南山東西諸州郡所遭兵革百戰處大略燬沒流失已善乎君之所自序曰於草木技藝飲食所嚮猶不可無譜也而況於學士大夫所自出乎古聖人所稱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茲編也可以昭百世已

採風錄序

吳江故稱江以南鉅邑然其地枕五湖之水而魚
龍爲宮數苦潦故縣令以賦不辦罷及杞上徐公
之綰印綬而過也適中丞乘傳部署按擊邑遠近
洶洶公入涕洟出而擁餓者犇野死而無葬者於
路中丞色沮輒罷擊邑遠近歡且戴又二年湖水
嘯夜半冒城郭尋丈而強室廬倉庫牛馬什器與
老穉男婦之漂而沒者殆萬家公疾首嚬額以出
弔於郊毀服減膳以勞來於野又從而飛章告變
於郡二千石及諸按節使者之庭甚且伏地慟哭
不能起亟請蠲發賑勸分弛征散糦埋骼日夕匍

匐廢寢食其所最溉於民之心者當　天子薄賦之詔所嚮也公按邑之被災爲上中下三等而以例蠲者緩征者旬日閒徧召邑之父老而躬爲部署而均之故時里胥出沒者之患並爲擯去於是邑遠近稽首帖服雖稱瘠甚而無復怨咨之聲矣其他省文書汰囚繫簡詞訟譏盜賊招流亡與一切拊循凋瘵之政大都類此邑之縉紳先生與博士弟子及他山澤之能言者往往共爲採其行事以歌謠諷頌於野或爲衆而梓之邑金生某某輩來請予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歎曰公何以早

譽之至於此也我知之矣民之情與上之政相爲嘘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讐撫則恩譬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鬯而百鳥和鳴氣閉則草木落而鳥爲反舌而無聲此於其間天動神解雖古之監謗市佞而不能售者子產之令鄭也始則毀之再則頌之上之人豈能刼而強之聲音笑貌乎哉予湖人也於公之封齒相錯故採風而聞公之政也獨詳春秋不云乎士傳民語予故於其請也不能辭而署而題之曰採風錄系之以言者如此且爲書以告公曰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由今觀之異日者畏壘之衆所相與探溪壑沼沚之毛而俎豆之於其土未必不自今日始也然詩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子産之賢而猶毀者半頌者半倘持令終之懼茲則公之所以令聞無已也不知公謂然否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世之仕大較郡縣之長有分土有分民而有提封専城者之重方其操印綬南面而嚮其人而廉且仁也懸魚之絜挾纊之澤盎然而方行於涖官臨民之閒而世之耳目不能亂丞貳以下則半屬禔

職半屬倪事長外雖聯珮比袂若鴈行然而內或頤指氣攝傴僂脂韋卽其懸魚之潔挾纊之澤有所不能專職而遍施於其下亦有所不能專職而遠信於其上其勢然也其長而端好惡持博大者也則丞貳閤禔職之外猶無他忌不幸剛愎則席權而怙威易以凌險詖則郤曲而睚眦易以傾其於寮貳聯珮比袂而進也甚屬鞅掌枝柱而不便者盖嘗譬之室家矣楚之人有兩姬焉有一人則不特粉黛簪珥之飾而已而儇倩脂澤雝雝然疑於古之窈窕者爲也而楚人之寵而悅之也從而

私之以牀笫私之以筦鑰情也有一人焉則粉黛簪珥之間固已懸矣而又𠑽佷而戇直訑訑然疑於古之礉礙者爲也楚之人不察而憎而怒之也甚且恣之以奴隸恣之以譴謫亦情也然而儇倩脂澤人也彼笫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巳而非必盡爲狡以妬也其𠑽佷戇直人也彼笫不能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巳而亦未必遽爲罪且釁也今也楚之人一則以其窈窕我也而進之一則以其礉礙我也而去之其進也楚之人愛有所獨昵也固幸也不能強其所愛以側施之於其礉礙者也其去

也亦楚之人憎有所獨蒙也固不幸也然亦不得
指其所憎以分謫於其窮荒者也世之仕路而當
郡縣丞貳之間其所謂鞅掌枝柱大都類此知此
則我仰齋羅公之獲謫也有自矣方其丞貳我郡
也六年于茲其所犖犖然持廉與仁以席湖之吏
與民不啻若嬰兒而湖之吏與民亦諰諰然擁戴
之不啻若慈母其胸中坦洞絕無城府郎如寮貳
間似無他軋而熒惑者頃聞中朝計吏治以酷坐
之褫其職以去湖之縉紳大夫下及城市田野之
民無不錯愕而絫欷者豈嚮所謂磤碨者楚人聞

嘗構而去之而非其罪也今且移其所以怒楚人者波我公與抑公拙於宦彼所爲懸魚挾纊之概固在也能以之施於其下而不能以之信於其上與不然今　國家甚明盛何耳目之亂之至於此也要之天地閉倏焉日星倏焉晦冥故有幸不幸已君子幸則得志而聲施不幸則爲蟬蛻爲龍蟄徜徉於山澤之間務匿其景而逃虛屈原不云乎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公議之煩也久矣聞公家象郡其歸而過湘水也倘貽書吊之湘纍或從汨羅閭訟上官大夫輩之讒而繼之以泣以寻所指言

丞貳云云者抑之竊疑兩相唁兩相驏然以笑固
不能不惘然自失也

望雲遥祝序

望雲遥祝者武康縣學諸生某某所共爲司訓郭
先生望雲而祝母夫人之壽因以請文於予者也
其言曰先生少以文行名之閩州也舊矣其以貢
而分訓我武康非特世所稱區區校文讐藝科條
升散而已也數内以忠信潔白之行禔其躬而外
以道德學問之旨佐其教岸然古庠序之遺以磨
礱我百數十人我百數十人無不人人嚮風者又

言曰予邑博士員故無署縣事者間有之亦必首屬諭先生特訓之右而已然而忠信廉白道德學問之懿益然邑之耳目絃誦間故縣令入覲或他徙或從事省試員缺諸父老輒以其賢白之郡二千石郡二千石輒以其賢上之撫按藩臬諸司數及綰縣印綬過之一切簿書筭鑰賦役刑獄無不人人口頌無不人人願稱眞者第母夫人春秋高先生既以道遠俸薄不能迎侍之邸舍間共諸生語及唐狄梁公顧望白雲故事往往低徊久之未始不絫欷太息而泫然以泣也茲且年八十故予

諸生輩共從帷中載拜稽顙佐先生稱觴遥祝然而邑之諸父老聞之亦轉相告攜幼穉抱壺漿傴僂蒲伏於其庭而先生或欲拒之而不能也古者孝子之至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嗟乎先生宦遊千里外不及問寢問膳祝哽祝噎色養其間然而士與吏民所環嚮若此抑可以覘先生立身行道者之風槩庶幾古之孝思者已亐雖褎然故嘗官採風使者之後不忍逆諸生亦不忍逆諸父老於以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萬曆戊寅江陵張公來叅我浙藩出守湖曁三載
天子擢爲福建按察使以行諸縉紳先生共帥長
老送之郊其所口畫公之守湖狀言人人殊大較
按公綱紀諸州郡懾姦宄禁訟鬬省繇役勵風俗
覈游徼並世之疆幹之吏所共奔走而輻輳而抑
亦世之持節使君所數共書賢能以聞者歸安茅
坤獨獵纓正襟前言曰子大夫所枚舉者公之涖
官之槪也而非其不世之業也頻年來湖之諸州
縣所困於洪水者數矣公下車首問民疾苦飭諸
州縣吏並繕堤明年復水溢堤所獲捍而以免者

什二三公又單車徧度諸山澤間以武康則首直
宣睦諸州之水所衝其上流也而長興縣綰震澤
南界以西烏程縣綰震澤南界以東百八十里間
所坌七十二漊則其咽喉也澤殆腹也公以武康
不可首抗宣睦之飛流也所患特險塘於是周廣
堤岸甃之以石約數千百尺不崩不嚙逶迤以導
之德淸而出而歸安而烏程而長興所當七十二
漊淤泥障流處甚且勢家鉅室壅之爲田滙之爲
宮沼公並鑿而濬之而咽喉以通又明年諸州縣
水稍稍溢亦稍稍瀉遂以瀦湖之腹不爲災當是

時湖且故以頻年荐饑什室而九罄往往掘草根
煮樹皮而食飢且道死者相望而他有司或不敢
聞也公朝聞卽夕戒飛章撫按諸使君而諸有司
按籍而覆者或累月公不勝嗚咽不及飛章上聞
輒勅諸州縣卽日檄召餓者聽賑餓者過令諸州
縣亦不必按籍覆特髡其眉餓者攜老幼而赴髡
如流水諸州縣又活十數萬人事且竣然後抱檄
待罪撫按諸使君也諸使君或錯愕不詒嗟乎單
鍔之所疏議於宋汲黯之所矯節於漢上下千餘
年間不再見而公毅然獨行之若疾雷若矯龍非

其忠誠惻怛之至可以開金石孚豚魚顧能以令之有司之所後持節使君之所不及聞而遽以身抗之哉予故曰公之不世之業在此而不在彼也異日公之柄政中外其所稱豐功偉績或未量然而按今日之事太常之銘史官之書與夫湖之吏民者之尸祝而俎豆之茲則所可一一指畫而傳者予故系之言以遺採風者之錄且以併要繼公者之輯其遺事也或曰然遂書之

吳江令徐仁菴拜撰序

吳江阻太湖之水而縣屬江以南最然頻年水溢

其所漂田廬無筭負縣官額徵累數什萬亦屬江以南最前令及他督郵並隸罪去於是中丞公持節乘傳躬行縣且部署長吏以下也當是時縣遠近洶洶侯懼無以為民請命於是條次故所漂之殺等者與其中戶或可他轉徙而辦者令稍稍入頓首以謝中丞公而遍檄故所漂者因首而逆之郊又戒縣以內並罷市併括餓者與野死者伏于道中丞露冕過之泫然泣下霑襟也明日對長吏以下絫欷低徊不自已輒戒行遂為議賑於是縣之故負者與餓而流亡者幸數十萬人晏然免榜

笞脱桎梏相與斸樹刈草而就食于適過縣封以內扶老攜幼所共口頌侯者遮路也其他治文書肅吏胥懾姦宄鋤豪右省詞訟蒐盜賊並按古者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云嗟乎侯豈今之令乎哉頃之侍御田使君行按國家故事及攷侯歷俸月日例不得書最以聞之　朝特檄而奬之而邑之吏民群而徵予文為賀予迺掀髯抵掌囅爾而笑曰嗟乎茲豈足為侯賀乎哉予聞視侯侯固漢所稱茂才異等也詔不云乎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可為將相及使絕國

者按侯材指異日者當爲國家建萬里勳也竊謂田使君第所按月日以書於他縣長吏則可於侯則固當籍古之茂才異等者所稱於以別爲飛章以聞之　天子云耳顧安得隊隊然鴈行魚貫之舊而已哉予故書之以謝邑之吏民且不無私憾于田使君焉

西蜀平蠻錄序

西蜀平蠻錄者錄今司空確菴曾公按節西蜀時所平都蠻諸疏而疏所不能盡其籌兵者之詳則以載之檄文次之紀錄又次之營閫之間所上執

政者之尺牘下諸將領分道者之軍籌而終之以蜀之人士所碑且頌公之功者也嘗聞兵家者共謂北虜為最悍西南夷次之及按傳記所載具頗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劉岳其他一障一壘之將亦稍稍或及喋血虜庭俘虜左右名王貴人不可勝數若西南夷則諸葛武侯之困孟獲以下不一再見何也蓋北虜所恃者習騎射擇水草擁帳數萬其至也若潮汐其疾戰也若風雨及其覆且敗也則亦若山谷之崩巳故臨之以智且猛者之將猶及時時為功若西南夷則地險天

塹深箐飛崖鼪鼯猨狖之所得窟而宮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而憑且攫者他不暇遠引我　朝二百年來十有一征而天順成化之間大司馬躬提兵二十萬僅及破其外壘而已然而師且逾年叛不旋踵方奏凱論功於朝而羽書又尾而至矣無他其勢然也我曾司空之秉鉞西蜀也獨能不數月之間首之以破凌霄而都寨而雞冠嶺又以之破九絲而數百里間蜂屯蟻引之穴一朝基畫而戡定之何哉間嘗攷公本末其所按古兵法者七其所不易及者二而又世所不能際者一劉公顯

者少起戎伍諳嚮導習緩亟力戰鬬蠻所讋伏也久矣特其跅跑之氣言者數訾之公首揭之執政請得以功覆過其按古兵家者之使過一也兵莫患於權分而令不肅劉公顯橫被汚口之後稍陵夷矣公獨推轂而授之軍中旁畫不以遥制其按古兵家者之專閫二也故將郭成父覆於蠻語所謂不共戴天是已方其以罪褫職公且引而副之卒之名位相壓兩情不乖其按古兵家者之和將三也蜀之戍兵堪用者少獨土酋奢効忠一枝與之齒相錯利害相迫公席而用之假之摧鋒其按

古兵家者之選鋒四也然與安氏世相賊殺籍令瞰其深入或引兵內躡則彼且狠顧安能盡力于我公特移文貴州聲其兩相睚眦之罪而禁輯之且感且奮併力效死其按古兵家者之連帥五也按往時大征監兵諸司並文學大夫特按故事若郵傳耳公於時諸司而下分道督戰輓漕飛餉斬關奪隘無不人人奮袂而前若將家子其按兵家者之治衆六也首破凌霄則門戶摧次及都寨則羽翼蹋巳而再克雞冠梯攻九絲迅若飄風勢同破竹酋王以下次第就縛其按古兵家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而攻瑕屬堅七也然此特將之練軍情習地利揣虛實審後先猶能稍稍及之至於公之一心一氣下車之日誓不與賊俱生故時所共以與師問罪爲先聲以招降納款爲結局而以論功行賞爲勝筭者並爲抹去故神鬼效靈山谷震駭其不可及一也一切軍興督將領厲戎行申號令嚴賞罰操十萬之衆如一人由心膂而頭目而手足且以平定地方爲期初不以首虜爲功以鼓盪將士爲先而不以威名自擁其他審彼已肅什伍亟名會戒殺降還俘虜卹陣亡破陰黨嚴敵餌

廣間諜防奔逸振旅之日氣如時雨殆古名將者之風其不可及二也至於內則元宰張相公席聖天子之知而爲之抒策謀於上外則大司馬譚公倚執政者之知而爲之佐行間於下牋奏所馳應如轉圜其所遭逢千載一時趙充國之所繇以困先零裴中立之所繇以平淮蔡未之或過者此其所不可際又一也予故讀公所上前後諸疏固已覽睹大較然而從中機宜則又如絲之棼必綮之檄文而紀錄而尺牘而軍籌而又攷之以西蜀士人者之所碑而頌然後一切軍興如指股掌也

於乎盛矣哉然則公之勲名銘之鼎彝播之竹帛爛然聲施與日月俱遠者蓋匪偶矣按浙西僉事許公一德故以某縣令從公治兵蜀中而以知兵聞者也故能次公平蠻本末者如此屬予序而傳之且以遺他日國史者之録云

趙氏家乘序

趙溧陽抱家乘若干卷告予曰按史記世家予趙氏之先與嬴秦共叔帶以下數傳及春秋之衰趙武子列爲諸侯故公族支庶散而之四方而世多聞人然迄今千五六百年不可追已宋藝祖起尺

伍有天下太宗繼之而曾孫諱承簡者封安定郡
王其子永年由秦州防禦使扈高宗而南故家蘇
州此則於予爲十五世祖也永年之子漲以京西
北路招撫使由蘇州徙蕭山次子璠又以鄉進士
授四川鹽課司提舉始及首爲譜而又三世而諱
仕申者來贅于杭仲子諱善者占籍于仁和某里
仕申猶及歸葬蕭山而善以來世葬鳳凰山之麓
迄予祖若父並祔焉予春秋祠而合之僅獲支庶
三四十人而間按提舉公所譜及合宗韶公諱文
鍇者之重修甚且子孫龎雜互犯而名矣無他繇

詩書之澤衰而歲時宴饗不合故也予第進士令
溧陽以忤當世坐罪廢不及顯竊聞道莫大於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中世以來宗法擯而
譜猶及其告朔之遺也予於是上採古者錫土立
國之始於是按提舉公所譜而以安定郡王爲始
祖再則按宗韶公所重修而以蘇州徙蕭山者爲
大宗又由蕭山徙仁和者爲小宗今且五世矣此
則予元所令再爲譜而以名趙氏家乘者之畧也
由安定郡王以前而祖功宗德載在國史予不必
復爲詮次由京西北路招撫使以下或仕或否其

所以簪纓相世者稍稍零落間或以貧出後他姓而罪戍矣此固予所悲愴而亦不敢厚爲諱而必以之校而書者蓋以示實錄也嗟乎予之所爲乘若此而子大夫以文章名當世其能爲予冠一言於其首以爲後勸乎鹿門山人茅坤讀而題之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古所稱太史公者君且有之而三王而上世本之教殆又彬彬矣時

萬暦八年夏六月十日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穆宗皇帝來臣下建言州縣學官所司第讐經校

藝而已無他刑獄泉貨簿書筦鑰不必盡如有司
例除授且祿故薄或不能攜家為遠遊不如隸故
鄉州縣便　制曰可以寺觀之豈特地里之便否
乎哉古者先王盛時庠序學校之制徧天下其所
置學宮並屬鄉大夫之有德行道藝者為之師故
其教也以鄉三物其或不帥而糾之也以鄉八刑
及三年大比也則又自其鄉大夫之所書其賢與
能者而賓興之以獻于王蓋師授者不越乎其鄉
則其所羣弟子也並其比閭族黨之間而其所躬
禔而教之也本之孝友睦婣之行而所以察其風

氣習俗敬業樂羣與否而馴擾之也又皆其父兄長老得以耳濡目染而朝且夕焉故其教也易行而其爲化也深孔子鄹人也而教於魯孟軻鄒人也而教於齊已而齊魯之儒以質行稱雖以秦之燔且坑也不廢焉此其所由來者遠矣何君其子婺州忠信篤敬之士也其訓我歸安也越六載君之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衣而其所與羣弟子朝夕相磨切大略皆其父兄長老之言而以之身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讐經校藝而已也故羣弟子亦敬共而父事之予以鄉大夫後數過其宮與之

遊見其息深深往往低徊歎息不能去嗟乎數年
間羣弟子之所鹿鳴而賓興者翩翩乎鵠峙而鵬
騫矣國家制雖不及以古鄉大夫所書者之權屬
之于公而謂其非由服君之教不可也今且徙爲
臨海諭臨海者予鄉故所稱多德行道藝之士而
方公遜志陳公選輩即古之所稱鄉先生之最而
以高節逸行聞者迄復得一人焉予友少司寇敬
所王公是已王公爲令海內名流其所敎督學
粵州與豫章也大略皆本孔孟之道術而身教之
其所風厲粵州豫章之士於今猶耿耿若日星焉

三、六十二

嗟乎臨海於婺州爲齒錯壤君以鄉之才且良者而教於其鄉復得古之所稱鄉先生如王公者倘能帥弟子而師事之書曰斆學半吾知彬彬齊魯乎臨海矣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烏戍者界浙之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與南直隸吳江之閒而六縣之壤齒相錯南則襟海北枕太湖近者七十里遠者百里煮海之奸稍稍出沒於此且綰錢塘姑蘇之舂所當商賈之航閩粵而漕江淮者亦咽喉於此人煙輻輳環帶數千家物

聚則繁刹聚則爭而其地多椎埋剽刼之姦漢以前掌故散逸不可考而唐德憲間嘗遣將軍烏贊屯戍於此故稱烏戍又或爲烏鎮云其他稱青鎮者似無據或曰烏戍之東爲青墩故西爲烏鎮東爲青鎮間按崇德誌青鎮舊隸崇德縣迤始析之爲桐鄉宋時嘗設官監鎮設都酒務入元則又改設巡檢司設都稅務司此則唐以來大較也及明興則以地之隸歸安烏程者屬湖州隸桐鄉秀水崇德者爲嘉興而吳江縣則又屬南直隸爲天子畿以内邑郡縣官司不相攝而其故時椎埋

爲姦者往往西蒐則東奔南擊則北竄巡徼者與逮者稍越界則鳴金撾鼓相屯結甚且白晝梃矟相賊殺羣而嘯羣而格鬪則虔鄖曹濮略相似矣故鄉大夫施副使儒嘗疏其事于　朝請以五縣之近壤而齒相錯者別劈爲一縣城而治之詳見公疏稿中已而戶部請下其疏浙江巡按御史六縣之長各自私其壤不欲割而吳江縣則又非浙所轄而繩畫者故特議爲添設督捕舘建通判一員仍隸湖州夫通判之官不甚重而特以隸湖州則歸安烏程猶其下邑也他縣之長與吏民往往

與故時相等夷一切文書勾當於故時無以異而
通判之抱檄而過撫按藩臬而下且以其官爲贅
疣也他委署者鱗次而至矣數十年來其以賢能
稱者多而及按月日奉職茲土者少公廨之設特
郵傳而已已而員缺議罷廨亦燬萬曆元年適羣
盜蜂起於是督撫謝公巡按蕭公復會議改設府
同知而又以六縣者浙與直數不相臂指而使也
請於　天子天子特給關防曰管理捕盜鹽法
其官階已稍稍重而　天子又特賜之關防郡
陽劉公治來首爲區畫燦然聲施矣惜也未幾病

且革今羅公斗以　天子之簡命至公故持廉又多幹局以公署不敞則無以壯威稜也於是爲之議擴舊址游徼不廣則無以嚴蒐擊也於是爲之議添哨船將領不設則無以統什伍也於是爲之議置哨官役非土著則無以時緩亟也於是爲之議募士兵藝不訓習則無以擅技擊也於是爲之議團校武兵鈇資斧則無以久尺籍也於是爲之議撤委署督潛鹽流通則無以均公私也於是爲之議處鹽課一二年間公奉　天子所擇材而使者之初而公之材又譬之干將莫邪剸犀兕截

梟鴟往往中窾理一切指揮大者斧斷細者繩引而鹽盜屏跡矣外史茅坤曰故時施公所請明天子縣而繕城者雖未建施行而羅公所當分署浙直大較則章章可睹矣公懼往者無牒而來者無鏡也於是屬予次紀事本末如左其他則條載于後

載于後

者無鏡也於是屬于次紀事本末如左其他則條

著術直大較則章章可睹矣公攎往者無謀而來

明天子縣而繕城者雖未建施行而羅公所當分

而盜屏迹矣外史茅坤曰故特施公所請

鳥鷹往往中綮理一切措揮大者斧斷細者鍼引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壽李太宜人序

太宜人者予歸安令鑑池李公之母而烏程令文洲羅公則於公爲同年以太宜人春秋高時且七十矣屬予文以賀太宜人趾不踰序言不越閫予何以爲千里稱觴前壽竊惟古者彤管所載太姒以下予於春秋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之母於兩漢以還則又得之丞

相張公湯京兆尹雋公不疑功曹范公滂潯陽令
陶公侃叅知陳公堯咨翰林學士歐陽公脩之母
古以來所稱母子之間爵相貴而道相成者所由
來也舊矣予不能知宜人然間聞宜人少事先將
軍武德公公以盛年沒而太宜人獨能以母道褆
其身捍其家手世所藏書而授諸子長公雅甞列
州將有聲而仲以下翩翩乎騕褭騏驥之材並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拜夕郎叅名藩爲世聞人矣而
我令季公來以弱冠之年出綰印綬於此四三年
間所以詩書愷悌之旨而典我邑者綽綽乎老氏

所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是過巳嗟乎先將軍没
而世如帶矣非太宜人抗古者彤管之訓以督教
之昌後裔振家聲若此何以能爾即如天挺生賢
抑何以伯仲叔季矯首鴈行也語不云乎月明則
星輝川澄則珠潤予於諸君子所後先翺翔顯聲
實於時抑可以覘母氏之聖善與曩所稱文伯諸
母相等夷予殆將前爲膝席而舞蹈也巳羅公曰
善遂書之

江山覽勝圖序

江山之勝必於異人乎憑之以發其奇崛崒嵂夷

曠幽眇之靈又必善文章與詩歌之什者而後奇崛崒律夷曠幽眇之觀得於斯人乎雕刻與寄藻繪以傳也不然譬之陰崖之卉秪自春吐而秋耀焉耳予故嘗按傳記所載五方之遐陬絕壤姑置不論即如予吳越諸州若孫興公之於天台王右軍之於山陰謝康樂之於永嘉李供奉之於天姥蘇內翰之於西湖何可勝道也其所賦歌諸什於今令人手而誦之未嘗不杳然神遊者盧陵李徵君泰華公殆豫章間異人也少以善文章名南州然數試數詘輒棄去肩一瓢囊一劍南涉洞庭吊

九疑眺南嶽祝融七十二峯之深將求所謂羽化
者之術以自老頃以其子廷尉君左遷出諭我桐
邑也於是復東遊入浙浙故多佳山水而嚴光釣
臺以下若前所稱天台永嘉諸勝並屬逶迤襟帶
間也聞徵君瓢劒所嚮必移幕亭載鴟夷盛酒以
隨酒醉耳熱輒仰天嗚嗚長嘯而歌所賦累若干
什盈篋矣行且治裝以歸予友胡山人求善繪者
爲江山覽勝圖一卷以紀其事并請予言以弁其
首予竊慶浙中諸佳山水固得憑異人如徵君者
即之詩歌之什以發其奇崛崒嵂嵬曠幽眇之觀

而予又竊自慶得挂一言於其什斯亦予於諸佳山水有勝緣也已異日好事者必傳傳必遠當不至於同陰崖之卉相嘲且唁而卒以零落也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羅文洲公之令我烏程也五年于茲其以平易近民而民故戴之與古中牟單父毋相遠頃者吏部按臺諌闕員例疏治行之最者以聞　天子且璽書召公歸安茅坤閭同郡諸縉紳先生餞之苕水上而告之曰古之賢豪所謂得志而聲施者上惟宰相其次則爲諌官以宰相行其道諌官卑

行其言而言行道亦行也予獨曰宰相者握天子
權以一四海而諫官則又從而持衡其間故處中
外一體之時易而私相異同之時難漢唐田竇牛
李之間紛紛矣惟宋眞仁則執政者李公沆王公
旦下及韓杜富范也故於其時孔道輔歐陽脩輩
爲諫官上殿面折吁咈成風熙寧元豐之際執政
者王荆公安石下及章蔡倏焉東輔倏焉睚眦故
於其時鄭俠蘇轍輩爲諫官或黨或忤如苷如荼
郎如我國家亦然　宣廟之時三楊執國葉盛諸
君疏無留行已而南陽以下羙葢相懲弘治夔龍

煥若日星正德嘉靖震電晦明三十年來分宜華亭新鄭江陵諫垣之間其所出入內外殆猶乘游徼而列戍郵者今　天子春秋多歷年所二三元老甚屬明盛雝雝穆穆協德同心昔人所稱衿恩讐席刑奕徼利權樹威名相與諓諓訿訿以黨同伐異於其間譬則日出而煙之消氣之滅也已嗟乎公拜夕郎入瑣闈而珥筆鳴珮其間非得志聲施之時乎公之令烏程也外不假赫赫之聲而內多悶悶之仁吏民懷之若挾纊然茲公之行也予竊謂公於時亦不必懷異同之猜而鰓鰓焉以

輸蹇諤異日史官之次諫草當尾孔歐而下纍纍
不朽之石畫以賀公之言行道亦行而其慶殆與
宰相等也

陶氏族譜序

太學生陶君彥冲同博士弟子員天漢抱族譜過
草堂且按圖而曰陶氏世系錄吾長沙公侃及彭
澤令潛以來支庶半天下不能散繹而十六將仕
則由汴州扈宋高宗而南次嘉興此則爲一世祖
而家金橋者之始也四傳而爲九十一將仕則以
某而分徙會稽以某而仍守金橋而菊隱君則某

之子多慷慨大略嘗團義兵而以敗元人於臯亭之北事載浙誌中此則五世祖而家鴈湖者之始也又再傳而七世惟一則爲東支稍衰落惟義則爲祖宅支有子二一爲孟生則以豪雋忤　高皇帝死詔不得收收者勒戍此則貴誠戍遼陽者之始也一爲安生此則下宅者之始也然貴誠少負奇氣既以身赴父難晚且來歸散家財結賓客鉦復振之其孫澤與濟又從而世之而陶之詩書冠蓋甲郡中矣其他子鏈則留遼陽而鎰劈而爲港西支鎮劈而爲西莊支此又瓜分而各自爲始

者也澤以下贈御史楷之後再傳爲按察副使儼
三傳爲大理寺丞謨其他儒俸及九部輩或繇貢
或繇鄉進士累累不絕濟以下椿之後再傳而熙
又再傳而萬鈞松之後一傳而按察副使煦布政
使照棨之後一傳而煒贅吳江而予大父遠父鋭
亦舉鄉進士至於予兄弟沖瀛輩茲則又爲吳江
者之世而再而三而四者也金橋來諸支流苗裔
可概睹矣又伏而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世並繇
宗法故其族不散而秦漢隋唐以還則宗法罷而
幷其世牒江以南勢家鉅室猶或半存半亡而其

他則零落殆盡此歐蘇二家之譜之所以作也予家食指其由金橋而鳫湖而吳江近千人其他徙會稽及遼陽亦畧相稱然則支庶既繁而名不諳面不相睹識者什且八九其占仕籍顯名當世者諸子孫或得按國史及州郡誌時時攷見其他菊隱而下諸以節俠名者世相次大畧互見墓銘及像贊贈什中盖古者漢三老萬石君之遺也君焉得不為弁一言於其首於以俾我陶氏流風蘊義稍及附君與日月俱遠乎予兒緡婦即鄉進士銳之女而彥冲之弟也彥冲則又翩翩不羣大較有

菊隱之流風者予故義不能辭謹爲綴次而書之
者如此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序

秦罷侯置守來惟兩漢吏業爲最盛間按傳記所載南陽東郡潁川渤海之屬其所施行次第不同大較並由仁心質行以務近民而已我　國家宣德弘治間猶有此意近代以還世之士大夫數競綱罟亟疾以爲威而非必皆出於心之仁爬搔恂鶩以相高而非必皆出於行之質甚且外持僚貳以下如束濕薪內以奔走翕張於按節使者之庭

與其左右耳目所嚮如仰决堤于間視之聲名日以奕然起而其封以內則耗焉如咢之沸矣獨我豫章熊公不然方其始下車望而貌之固知其為仁心質行之君子也四三年來一切簿書筦鑰之間特厭世之網罟亟疾以為威而孳孳然於吏民之罪麗也特原之又從而末減之古所稱不寒而栗者今且盎然若穆風也非特恥世之爬搔愎鷙以相高而恂恂然於吏民之情智所不逮特茀而宥之又從而曲覆之古所稱故作見知者今且夷然若或汚車焉亦可也於僚貳間譬則琴瑟柷敔

之相節宣而已而一切愛憎不以與也於按節使
者之擁傳而入與其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過譬
則浮雲飛霤者之相夷猶而已而一切突梯不以
與也公之仁心質行固其天授而世之漸摩於其
仁悅懌於其質者不以令人喜亦不以令人怒曰
惟見其行所無事而吏民之相與擁而戴之殆猶
魚之依乎水鳥之依乎木而有低徊不能自已者
嗟乎若公者非歐文忠公脩所自諗者乎方其尹
開封也適包孝肅之後故所為鋒鍔威稜以恫愓
當世者公並撤去人士或援包諷之公輒曰凡人

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政或不逮間按公視郡大畧繇此令且以考最行撫按以下並疏留之而僚貳陳公董屬予撰次張其事予告之曰公固兩漢良二千石者之遺也所至或恥爲赫赫聲而所去令人思然則較之孝肅之與文忠其所以流風餘韻播當時而傳之天下以至于今不知其孰得孰失也

康衢野詠序

康衢野詠者布衣陳君旻年倣古之擊壤者流𠕋以放歌山澤之間者也傳曰詩言志故秦之風多

慨慷幽之風多憂勤漢以來古雅頌之音寖明寖
昌不絶者如帶然而公卿大夫之辭莊以思將帥
桴鼓之辭奮以猛羇旅遷客之辭悽以遠閨姬戍
婦之辭悲以怨其工與否不暇論要之並各由其
心之所之而播之爲音於以極其性情節奏之變
者陳君少習博士弟子業已而以酒廢獨手唐大
曆以還諸名家之什而歌之歌之不足又從而咏
嘆淫泆之詩盆以進家盆日以落當其適意時罍
之傾甑之塵頹然壁立猶抱膝而哦不顧也嗟乎
君抑奇矣間按其詩不敢遽謂能一一盡追大曆

作者之堂然其不厭貧不豔情於富與貴而能以山澤自足所好則亦古者擊壤之音之遺與予故序而傳之且以見今　天子明盛而山澤之氓能歌帝力焉云爾

太子少保元洲張公八十　天子遣官存問序

惟我太宰兼太子少保元洲張公舉進士入仕其所歷事　三朝敭歷中外者四十餘年間按公所隸尚書省爲郎緩畀讞獄類張廷尉其佩印方州單車露冕類龔渤海由藩臬晉撫陝西所至奉法

布職紀綱州郡類陸象先張士遜鮮于侁輩已而
繇南工部尚書入爲太宰　天子旣以公不世
之望席之以不次之擢而公抗顏矢心其所進絀
天下之賢不肖矯矯乎晉之山濤唐之崔祐甫之
風也累數載而故執政張江陵聞父喪獨倚
天子恩及中宮奄寺者之擁護不欲去托私人諷
公領袞百執事上章乞留而公獨恥之不以與甚
且義沮之於是江陵憾公甚公遂拂衣以歸當是
時中外之士上以瞻　天子厚師傅之寵下以
誦公持丰采之峻語所謂日月中天風行海流是

已十數年來公角巾故第偕賓朋故舊詩酒爲歡閒出湖上徧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峯之深或移日不能返也搆一椽於湖之曲以棲樽壘曰煙水磯公固不欲如古大臣之以罪去位畏譏避詬塞垣避賓爲也予一過西湖輒亦一過公相與或觴或詠而已絕不齒理亂得失上之按節使下之郡邑有司問候於其廬公傳刺謝報履舄不及公門嗟乎公可謂入則爲國家之蓍蔡出則爲江湖之蕭逸翩翩乎詩書典刑所載者已萬曆庚寅公壽八十　天子采臺使者所請下之禮官特賜存問

卹制存問者古盛王殷周以來貴年養老之遺也
世所聞見者予不及讀累朝實錄及部牒所次第
按浙之耳目所共睹記百年間寥寥數人耳然於
中覆之其以秉國而所當奉朝請者非難而以老
而去位者爲難其去也無他詿誤非難而以忠鯁
忤執政中所睚眦枝柱相搆也則又難何者君臣
之間蓋疏遠矣今且以中外之夙望與羣議所迫
天子始追悔而褒嘉之兹則朝野之耳目猶公君
臣之始終以禮謂之不世之典可也猗與盛矣哉
予於是敬書之入爲公賀併以遺異日史官者採

風之錄

贈宮詹黃葵陽先生序

予按古風謡至唐虞之世卿雲歌於朝擊壤歌於野斯何時也竊疑舜之命龍之為納言也何以故稱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釋之者且謂傷絶善人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已而臯陶矢知人之謨也禹又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以帝堯之南面而聽天下猶不能不惴惴然驩兜孔壬之憂且畏邪秀州黃太史以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久矣項者典試閩州

得首解額者曰李生光縉焉及典試順天復得首
解額者曰王生衡焉予閒覽睹其文竊異其金千
里騕褭才也欲爲移書賀之而詆之者紛紛於朝
矣已而客有從京師過者或曰非詆黃也蓋借黃
以爲金丸而彈射一二執政也予爲之憮然然則
以唐虞之世而堲讒說而憂且畏之者無他朝廷
者富貴福澤慶賞刑威之司天下之豪雋奇崛趫
材捷足所共輻輳而奔走之位相次則覬覦生勢
掮逼則媒孽起此周公之聖所以於管蔡流言之
至不能不賦歌破我斧缺我斨於以爲鴟鴞之什

以貽之王而居之東且二年焉予嘗誦詩至此未嘗不爲欷歔太息而泣下霑襟也嗟乎日月抱珥枉矢夜光大較游氛所嚮雖天地亦無能如之何者三王而上世遠不暇論卽如漢唐以還迄宋嘉祐慶曆之際歐陽文忠之入爲叅知可謂矯然虎臣矣而嫉之者甚且以飛語撼天子又從而借其甥女房闥之事汚衊之蘇舜欽當世秀傑也而嫉之者以其杜祁公之壻也遂借盃酒間以傾之所波及名流而貶竄之者若干人繇此言之人情之險甚於山川世之以宦遊爲畏途其所從來者舊

矣見姪桂郎先生曩所錄之爲幕中士者近且以懸弧之夕請予文以賀予竊謂先生年未艾旦夕流言釋而　天子所虛席以代之者予特按先生所進退本末蓋關世道之隆汚士風之盛衰且槩之唐虞以來故事於以致予之嗚咽低徊不自已云又謂之曰　天子予先生告以歸而他所尾之而橫詆執政者再且三其所指次蓋中外所共愕且駭而道路以目者嗟乎請先生於諸生所上觴稱慶多爵一大白而睥睨千古焉可也

贈秀州倅方葆冲公考績序

南城方公之倅秀州也三年于兹予以衰且老閑
戶掃軌不及從公遊而獨以浮家練溪於秀州諸
下邑井里齒相錯以故井里父老暨諸生間過予
時時緩頰軒頤頌公不置口其所條次公之涖政
臨民大都本之道藝內照外潤務大體不苛細其
聽訟也第全兩相得失爲便安而已絕不持近世
法家所務聲名者相繩切以故無嚴刑亦無留牘
人人無不厭所望以去郡太守粤州王公風裁所
持伉直孤矯然猶於公爲莫逆交數注公考爲僚
貳最而諸下邑間缺長吏數請署其部邑吏民則

又鰓鰓然附之若慈毋當其受代而出境欷歔太
息而縈卧者往往塡城隘巷而塞路也當是時秀
州之歌王公者與汝南太守宗公資南陽太守成
公瑨等而其歌公者亦輒與范功曹滂岑功曹晊
無相間也已而王公旣以高第擢副按察使以去
而公且署郡事特下令曰其特奉前太守故事以
行別無科條也於是諸下邑長吏亦其帥吏民相
嚮而戴且舞之者若一轍或歌曰困我蒸民惟水
及旱匪王匪方民孰與貧嗟乎其殆古語所稱式
如金式如玉而氷壺紫芝之兩相帶綰者與壬辰冬

十月公滿三載考以行而郡中諸生陶某賀某輩數十人來謁屬予文予雖未獲面公而於公之風猷韻折獨切嚮往也於是詮次郡吏民之口畫公者而系之屬車之副以聞考功氏

贈何東華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序

何東華公以萬曆癸未進士三爲令尹繇臨朐而嘉興而我歸安抱琴所嚮於古之清儉逼下孔公奮胡牀挂壁裴公潛晝日垂簾顧公覬之輩無以異也擢爲南京刑部尚書郎或謂國家制縣令之高第者拜給事中其次則侍御史而南都特令之

鎬邑也刑部尚書郎散曹也似非所待公于竊不然老氏不云乎居其實而去其華世之所豔臺省者第以其鳴珂佩鑰緋衣驄馬上得與天子宰相可否下得彈射勳貴文武吏與薄海之得失抑不知茲屬焜燿眉睫間耳要之古之曠達之士所共開誠布公而斂名居實以養天下之望者不與也況南都　高皇帝之所百戰以一天下之始而輿圖車書文謨武烈固赫赫人耳目又多佳山水六朝以來之風流文物往往而在也于嘗結綬過之當其休沐之暇數從三四僚貳攜觴躍馬泉石

之間臨風弔古飲酒賦詩未嘗不灑然以樂要之王僕射貽其子悏之以朝請而不以秘書者蓋厭其有競也王晞之爲幷州司馬而辭侍中者蓋畏爛灼也謝覽之自吏部尚書而出守吳興者蓋由處俗情薄也斯其爲情也澹而其爲志也遠已或以是聞之公公笑曰唯唯予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以副屬車之左

壽戴母七袠序

鄞邑戴太學元衡博雅醇謹士也今年春同其友舒生德先過予里而鼓篋焉予因得識其人進與

譚山川風俗人倫之秀及其祖先起家之所自能殷殷爲予縷陳之暨冬將歸啓行乃介幣九頓而請曰某生多羸疾且老母春秋七十高矣恐不能載遠遊今幸從明公渥聆緒風之餘願徼一言以歸爲母壽予寔衰老踈筆硯謹以無文辭且謂元衡故鄣之名族太夫人儼然以白髮戴首勝而坐華榱列子姓修無算爵元衡第飭珠翠貝玉絲繡衣襦以爲壽已矣又安所事予言元衡蹵爾避席起曰予母年自艾以上予姓卒羅拜謀稱觴而母卒堅拒不樂謂未亡人卽老壽且健乜箸日懷伊

戚何歡懌之敢謀宴然其考鍾于堂乎距今年七袠予兄弟每恨無以迎母歡得稍稍起爲壽而明公倘賜之謦欬以歸將和絲竹奏賓筵與諸子遞酳爵以修老母且稱不朽拜賜何觴之能辭於是予聞而歎曰賢哉戴母也自予夙從元衡詢其祖先所起家則必諄諄陳其母吳所以內外佐處士桂亭公之德謂母方笄年字桂亭公而公故側室子母則奉兩姑無間言嫡祖母汪寔愛少女甚而母盡解奩中簪珥以佐嫁姑桂亭公中年遘危疾不樂問生人產而母日爲外持門戶內調湯藥廢

寢食進侍至以身禱願延公筭者兩年如一日謂
此母內德之貞懿已非弁黛中所能更僕見也而
人更有不可及者先是桂亭公點千秋碣母謂此
碣可灌田三百餘頃沾濡匪細起而昕夕佐之拮
据則至今賴之公又以千金裝授人賈江淮間無
何橐貲盡沒人咸以此弔公母則忻然爲置不問
此其才旨雅量直能左右桂亭公以成市義嗟乎
吾聞鄣俗素左儒右賈否則擁錢刀以啮訑豪舉
鮮能標譽於鄉曲況閫內之德能走四方而盈子
大夫之誦者乎今予觀元衡兄弟賈成賈服儒成

儒服駸駸日恢素封而比縣簿之家太夫人顧而樂之彌壽且彊歲時伏臘孫子旖旎雖日酹酒考鐘以享有遐齡誰曰不可況今值母懸帨之辰郎予言無能重母毋寧能辭舉觴乎元衡第歸爲予謝太夫人曰夫人壽則旦暮猶大椿也不自壽則天地猶爝火也母氏聖善茲亦享有耆年以睹子若孫之祈祈而昌詎非天之福祉歟哉詩有云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母惟壽不自壽吾知天之所錫戴氏福與年者俱未艾也元衡識之歸以此言廣太夫人而修無算爵

壽太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

大宗伯平泉公之年九十也友人茅某手持鳩杖一竹麈一鐸冠一併穽鹿一而拜手稽首颺言曰公固天下之偉人然予之知公而稍竊窺其深非特今日也公爲諸生時予以令青陽奉督學使檄而過校其文予三復之公之文雄若泰山喬嶽其大若垂天之雲其沉深處若碣石渤海之波間署其文曰他日立朝必有本末當爲國家重臣當是時予業已卜公當入爲宰相叅大政明年公以文冠天下入翰林歷宮坊學士少宰晉大宗伯而海

內搢紳無問知不知推公經術當金漢之劉向蕭望之其持正而不阿金唐之陸象先白少傅其凝定鎮靜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又當於宋之韓范略相鳧列而鴈次者惜也故宰執以滑澤脂韋自喜而於公枘鑿不相入公隨挂冠以去其來歸也獨秘泉石超然物外則固予之所獨知而或非世之所共知者聞公嘗自喜曰茅某者予之鮑叔而知管夷吾之深者也嗟乎以公之賢而爲當世之田竇所構竟不及柄國家握樞機如予所云然而要之立朝始末彰彰人耳目如是借問故宰執之

媟褻公而一切矜恩讐快名舉者今安在哉按故
事　聖天子當必賜之几杖而遣官存問也乎
故詮次公之歷朝及巖居始末以備他日史官者
採風之錄

金華章氏世譜序

按狀章本姜姓出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封
於鄣以鄣爲氏後鄣爲齊滅子孫輒去邑爲章適
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
兵部尚書巖永嘉初出守泉始家南安至唐康州
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再傳而孫曰仔

三．五十八

鈞者當唐末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君練氏賢而有識能抗官兵以全建州已而生子十五孫六十八支系蕃衍僉賢達貴顯及遭五季之亂子姪復分徙他郡各自爲族由建安浦城旁及永康龍泉永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轉興泉諸郡皆其所分派也語具練夫人祠堂記中諸派有不能盡攷而可攷者太傅公第五子仁轍孫文谷歷傳于今二十世居浦城是爲浦城派而永康龍泉永嘉派同出於太傅公第三子仁燧之後仁燧子曰文錫文錫再傳而孫曰翦者徙永康之

李溪一傳而子曰重者徙龍泉剪五傳而曰玠者徙射垛玠子三人長曰偉偉之子凡幾人分徙前倉何村篁源次曰侃侃之玄孫曰闕出贅金華闕之孫幾人分徙城中山路口鳳林三曰俁俁之孫幾人分徙界牌梅溪可安破塘浦城其一復自射垛徙還李溪分派十二而總屬永康仁燧次子曰允懷允懷再傳而子華由浦城徙龍泉子華之派與重所傳派別六傳而暐居青田七傳而大蒙徙白巖大蒙三傳而文參徙河南其分派凡四總屬永嘉若平陽派則太傅公第四子仁嵩孫士廉之

後新昌派則太傅公第五子仁徹孫文炎之後樂淸派則太傅公第七子仁政孫文賁之後黄巖派則太傅公第十一子仁皦孫淵之後計共大小派若干而統爲康州之裔故宋時子姓猶多每數歲必會會必各出譜牒互稽而續書之名曰慶系圖其後亂離漸不復會而圖牒猶存宋紹興間黃巖文篤與浦城騶同任潭州各出譜攷次而黄巖浦城二族合矣見黃巖臨湖里世引嘉定間永嘉大蒙與射埰雲川宗人同榜後引浦城慶系圖譜攷次遂與射埰定昭穆而雲川未獲敘焉見永嘉舊

譜序寶祐間射埰堉作尉永嘉復篤溫婺二族之
誼作會譜序已而白巖希積雲山希巖修譜克繼
大蒙　國朝洪武初龍泉重之十六世孫中丞溢
復修會譜名曰家乘而宋景濂先生序之然亦因
舊序次其於他郡不可知者抑惟志其始遷之名
而別派未及合也逮李溪邑丞安踵中丞公後歷
遠塗訪各族維時樂清恭毅公綸黃巖副使公敏
輩各出舊譜又行攷次歷歷可據越二世李溪校
又續修之於是章氏諸派稍稍合矣及合則又二
世而今我郡庠學博公金華一陽者故篤行君子

也少負才不偶於世以敦宗睦族爲已事將訪胡德淸泒原自新昌徙過者加合焉而故所修者又復一一攷次條理燦然而屬某以序某辭之再不能得廼拜手颺言曰按周禮曰宗以族得民而禮大傳亦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而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合而言之尊祖故敬

宗也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
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之謂人道之大端也
閭按章氏自齊滅鄣以來二千餘年其所分支合
派而可考見者殆數千萬或者孔林所傳相上下
而其中代有聞人若晉之中散大夫展兵部尚書
巖唐之康州刺史及巳而檢校太傅所生十五子
六十八孫而蔓延於建安浦城旁及永康龍泉永
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興泉諸郡巳而山堂
先生俊卿公以博學名嗚呼盛矣至我　朝則又

得龍泉之中丞公溢樂清之恭毅公綸併蘭溪之文懿公懋金華之俊民公聰茲皆所謂百世之偉人而於孔林之安國而下或隱或見當亦不能與之頡頏而翱翔者然迨之學博公則又以歷宦湖中而於德清之泒又行續考於以屬某序而傳之以待來世焉嘗聞韓魏公云譜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子謹次之如此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嘉靖十三年甲午時惟閬州小洛何公暨西蜀高公來典試事於浙當是時兩公並海内名流繇進士起家郡教授過焉而予輩九十人亦稍稍並以吳越所稱高才生甲乙而次撤闈之日按故事矢歌鹿鳴而賓興之兩公號大賢而諸生亦鳫翔魚貫雜遝而進執觥獻酬膝席前壽鼓鐘前懸匏竹

三八 卌

後列譬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馬仰秣魚出聽何其盛也迄今甲申五十年間　天子之垂綃而南嚮者三易世諸校文使君僉已星散而飇逝即如予九十人間繇公之策名而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後先不同時升沈不同位所各以文章勳業馳驟當塗沛艾王路者今皆零落殆盡所僅存者太子少保張君瀚而下八九人落落然若將旦之星耳獨我何公自　肅廟以來耆舊之德典刑之望所領褎海內之縉紳學士者蒼顏白髮猶頹然而在也雖或以公位特中大夫録僅二千石

不無如東方曼倩之難楊子雲之嘲然而公之賦
歸也則又翛然巖穴間共大司寇黃公葵峰輩同
爲社遊角巾故第分曹賦詩其締情也不越茶鐺
酒臼與夫鹿林石几之間其觴詠也特在川雲嶺
月與夫樵斧魚罾之壑誠古所謂物外司馬飄飄
乎凌虛御風之儔而與世之浮埃萎翳不相及也
嗟乎公非古之天遊而與商山之綺季洛社之杜
祁相爲同盟而頡頏而翺翔者乎頃聞公之年算
且八十予輩以道遠或漸衰遲不能珍從公而祝
哽祝咽於其左右竊效一言綴公之帶而張宮保

而下次名如右聊以佐公門下之稱觴而過者也

壽程次公序

歙有程次公者操重貲客遊三吳間而予未之面也年七十其居亭張穉通爲予門人請予文爲壽且手次其節俠之略曰次公者起家廢著鬻財之間大較首之以計然之脩備而知物次之以范蠡之擇人而任時又參之以白圭與僮僕同苦樂其發也若鷙鳥其權變也若孫吳貲且纍鉅萬而冠蓋車騎園林第宅之侈溢州里間矣然其爲術好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

慊其纖嗇錐刀之末雖不能與世之賈者異而賑
貧窶賙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
以責浮屠老氏之宮其或頹廢數觧橐中裝以佐
之雖絫千金不以靳儒生者過無間識不識輒倒
屣迎之爲上客閒傾囷廩以資道里游故三吳諸
州縣間無貴賤長少交口而譽之今宰相頼陽許
公以女娶其子而題其堂曰素封葢有以也世之
人士嘗先生片紙所落爲重得無賜之一言乎予
聞而低徊久之歎曰豈其然乎哉昌黎韓愈嘗謂
師暢墨名而儒行也故移文贈之竊感予黨縉紳

學士繇明經而懷印綬佩魚袋以相壟斷者什八九次公之槩若此則其出刀錐而入詩書冠帶之誼也固已遠矣昔者子貢貨殖曹魯之閒而仲尼與之絃歌不輟譚性道焉次公雖遊於賈人乎信如稱通言富而行其德是亦足壽也已故爲書于縑而貽之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同年王汝脩司諫間嘗與予口晝族父鶴山及東厓兩先生兄弟相師友佥抱經術多倜儻大略當其時　肅廟方倚張文忠公如仲父而海內翕

紳輻湊其門兄弟僉公之姊子緐令稍俯仰其間
通顯可立致顧一緐國子祭酒一緐尚書郎出爲
湖廣少叅輒拂衣去予甚嚮往之已而東厓伯子
西華仲子暘谷復後先中甲乙之科以吏業名當
世予雖不及與兩公同朝然亦以年家子時時獲
從兩公膝席縉帯遊間望西華公口訥不言其息
深深如也兄弟間或以湛冥或以亢爽其風概不
相似而要之以經術飾吏治海內學士大夫所共
喁喁然願爲結駟連轡而驟王路者固無間也西
華公之累官按察也春秋方盛遽自爲上書免官

去去而歸臥東海上獨閉一室諷道家言不與世相聞惟歲時洒掃丘墓與族子輩申先世以來家法世所傳王氏族約與家録是也其所言大較採漢石氏及隋唐來張公藝之旨而一切恤貧弔孤賙喪賑急出槖中美以散族里則又石與張之所不及而或併范文正義田之略稍稍施行者嗟乎公之所見抑遠矣今且年七十非古所稱鄉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老也固當賚几杖之賜而視哽祝噎於其左右者乎陽谷公千里走使函幣移書請文以明年二月之吉爲西華公稱觴上壽予告之

吾聞海上多仙靈公家傍暘湖暘湖之峰故有吹臺即仙人王子晉所吹笙處予嘗以是時肩瓢而過隨公醉桃花之深或及聞一曲而嘯歌以和焉可也

儀真樊侯見山公拜獎序

儀真者枕江而縣綰　國家漕餉與閩蜀荆楚百越者之賈而縉紳大夫之飭厨傳擁節旄而過者星羅鱗錯於其土故井閈闤闠輻輳相望殆數十萬家蓋一都會也樊侯起家進士佩印綬出令茲土未幾聲籍甚其簿姚君煇移書於予曰甚矣樊

侯之材之鉅也儀真之爲繁且劇于大夫之所稔知者而樊侯下車來躬刺吏民疾苦其故所困於胥儈之罷舟車之輓飛語之奸舞文之孽侯且首爲按法罷去者無算不數月閒而侯所爬搔批擊發奸擿蠹譬則醫家者之導關膈滌腸胃而去閼滯矣已而平田賦治鹺法疏石運繕河津恤流亡則又灑然而飲之以參苓與蓍朮也吏民之席其威稜者畏之如神明而擁其風槩者戴之若父母其按節使者之乘傳以去也行且書其賢與最以薦第按其奉不及朞故特檄而獎之侯少誦于大

夫之交數共予輩二三寮貳膝席而口畫不置且於仲子章丘君爲同年綰帶交願乞一言以張之予手讀而頷之且爲書以告之曰侯之疆幹無留行無滯牘其漢下邽槐里者之遺乎哉嘗聞古人於世之才賢也則汲汲焉譽之又從而書之固不敢後也於其才賢而未究也則亦欣欣然慶之從而濡忍以遲之然亦不敢先也何者蓋有待也以葵侯之材之鉅遲之以四三年或五六年內之徙臺諫上之歷公卿異日竹帛所書鼎彝所勒當與嚮所稱下邽槐里等吾固不知其何如也而奚亟

亟於使者所未報之政爲之軒順而齒頰乎哉或曰仲尼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請書之以復於簿及二三寮貳而因以併聞于侯且以竢他日之驗也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詩之與政通其所由來者遠矣故古者建採詩之官而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攷風俗刺得失而紬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之周之衰也詩亡而政亦凌遲矣漢與來頴川渤海南陽東郡

而下其以名二千石之吏業載之傳記勒之鼎彝者稍稍輩出而詩不間見焉世所謂能詩者大繇遷臣羈旅幽人騷客不然彼或其挾雋材負盛氣者之士出而曳龜佩魚按節擁旄內之則省闥外之則邊徼而悲歌慷慨宴酣淋漓以詩聲相雄長故其言雖工而要之非三百之遺也已嗟乎豈非古詩亡而州郡之間抑或因之以俗流失世敗壞其於古之政與治亦漸不相及固有由與予聞於晉得之陶彭澤潛焉於唐得之韋蘇州應物焉彼二君子者吏業之考鏡未必能如潁川南陽之盛

爛然史册而予間讀其詩僉以蕭疎簡澹之氣而發之爲優柔平中之聲所謂飲酒之什讀山海經之什擬古之什懷思感歎之什行旅登眺之什大較夷以曠玄以寂與物無競翩然與古之太始之音無相遠其在當時所南面專城者之施爲次第不可攷見而千年以來郡邑所尸祝而採溪壑沼沚之毛以相俎豆者於今不衰得非詩之流澤殆有所謂浹之肌膚入於骨髓而視世之聲名之吏殆且什百已乎秀州太守龔毅所公釋褐令秀州下邑予間過之公恥與世之苛察相高者沾沾自

喜及其入爲尚書郎又之再出而抱二千石之印
綬以刺秀州也秀之吏與民故習其政所共歌且
舞走數百里以迎之者如携慈母已而公之至也
抑輒席故所施行者與諸州邑相醞釀四三年來
約文法寛網罟廣恩澤銷奸慝其材指所嚮於潁
川渤海而下吾不知其何如而封以内絕不聞近
代愎鷙抃擊毛瑣刀錐者之色而吏奉其職民安
其業所相與擁戴而父怙母恃之者蓋亦與潁川
渤海而下無以異也於乎盛矣公雅好爲詩及近
出所刻尚友堂者諸什屬予序予伏讀之大略公

之詩咸本乎心蘊之乎性情而發之爲歌且詠其以蕭疎簡澹之氣而厚爲優柔平中之聲要之趨曠玄遠而翛然於埃壒之表公雖不爲世之遷臣羈旅與夫挾材盛氣一切剗刻者之音讀其詩想見其人竊謂　明天子倘按古者採詩之遺以攷風俗刺得失公固當首蒙加地進律之賞而百世之下且指之爲彭澤之什蘇州之什亦可也然則謂公之詩卽古之詩而詩之與政通否世之深識之士必有能辨之者

陳郡丞給由序

豫章陳公鳳隅繇進士出守蒲多才指入爲尚書郎未幾坐讒左遷一再徙始及爲我湖郡丞濡遲簿書間且四三年今以考最行其寮姑熟王公屬予撰次其事予竊綮款低徊不能搦管王公起而前曰君抑知鳳隅公乎漢東方朔之執戟殿庭也背自稱曰吾姑陸沉避世金馬門以自放爲予數侍公公之吏跡雖韁鎖州郡間而其達生任性超曠不羈則已遊於丹山綠水之深矣其所洗酣而醞釀者惟瞿曇莊列之言蓄古法書名畫與金石文數千卷不然或茶鐺酒臼鶴氅玉麈以自適世

所羨金魚紫袋貂冠豸裳之寵不顧也間嘗考次
哲人庶幾其似於漢吾得之馬季長孔北海焉於
魏晉間吾得之阮步兵王右軍焉於齊梁隋唐之
間吾又得之何子晳王無功白香山石曼卿趙孟
堅之屬焉公所自喜者固已混緇白逃玄冥厭塵
樊超泰清其所託雲霄之外者固已遠矣或謂公
不爲氷壺先生抑且當爲物外司馬也此所以令
人之與居古人之與稽世之嘉拔俗躡逸駕者固
未嘗不沾沾於雄飛雌伏之間以指譽公然而豈
之耳鐘鼎而口巖廊者君恐亦不能遽爲臧否人倫

噓拂皇塗以推轂公然則公之負軒然不羣之材
而猶不免於今之泄泄然魚貫而次以浮湛徘徊
於其間者蓋有自也予聞其語慨然曰有是哉河
上丈人有言同病相憐予於陳公而不能不借之
以自嘲也古之秉銓者以抑奔競奬恬退爲名業
請書之以告今之考功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今之有司大較喜聲名者絀長厚而郡司理則惟
專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刑名往往以刻鑠爲威
以爬搔爲能甚且中丞御史之按節而出也往往

倚之為耳目以狗郡縣郡縣中卒奔走之若水之赴壑非獨墨者骫法者與弛職者畏罪之不給即如賢者抑且籍之相與浮湛而游揚其間於是共為突梯脂韋囁嚅淰淟其所由來者舊矣丹陽張公釋褐為予郡理則異於是當其始下車輒嘆曰民之散也久矣湖之俗黠而訟公迺詰黠者屏其訟之不情者一切寬文法疏網罟斥愎鷙省敲扑與吏民共醖釀惻怛形於色專為覆過薄責而不忍寘之於幪巾赭衣鬼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為聲名聞及乘軺過他郡縣亦輒移其所以醖釀

我湖者而拊循之並罷去故時所爲刻鑠爬搔者
之槩其於諸郡縣長貳吏而下所嚮若披穆風然
固未嘗不謹繩墨抑亦未嘗過爲威稜吳越斗牛
之墟無不人人擁戴而呼曰純明君子也以滿三
載按故事例得報最以行少府王公屬予爲文紀
次其事予喟然曰司理公行矣考功氏苟亟聲名
先苛察公或猶鴈行籍令憂閔元元爲國家求博
大長厚之士以領袖中外舍公其誰哉或曰然遂
書之

劉幼川大叅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蜀幼川劉公之叅浙藩守于嘉湖也其所綱紀諸州郡文武吏士及一切獄訟刑爽多博大恥爲綱罟諸州縣山澤田野之氓相與醞釀而謳歌者久之　天子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坤同諸縉紳先生餞之若水峴山之上酌而言曰公之行諸吏民擁戴之嗟咨纍欷黯然別離之色一也羊叔子之去漢江也吏民過峴山道猶共望碑墮涕洟公之去吏民所共遮留之峴山不能得後且必伐石而碑公能無飲鬱而遺之以所佩弓劍舄履以系吏民之思乎二也諸縉紳先生於公特冠蓋交予

附令先公通籍而先公從給事以直言忤　肅
皇帝杖闕下謫邊徼其還南儀曹也予亦適繇司
勳左官舊京當是時予兩人同患相恤同官相嬉
遊若親昆弟然公時屬髫年而予今衰且老矣公
獨憐之三也前二二者郡吏民與諸縉紳所同而後
一者予所獨也公之茲行也行且外之領節鉞內
之羽儀於　朝參大政他吏民暨縉紳先生或猶
望見顏色而予老矣殆沒齒無復也已然則予之
涕洟固有無竢峴山之碑而後下者予於是低徊
太息不自已指落之水而繫之以詩曰公乘軺車

兮入大梁朱所閔兮日月爲光嗟予茗水兮泝無航公採風兮吊夷門睹河山兮賦中原嗟予茗水兮疇廻轅公建油幢兮填名州載悤浙兮日月其流嗟予茗水兮沿波愁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公之擢河南按察使而行也予賦文以别之矣其所推述大較本吏民與我縉紳所共爲擁戴而嗟咨涕洟者之色明日諸州縣大夫復移書屬予曰君抑知公所綱紀我州縣乎哉公稱　今天子重臣其操印綬而提數十城也即古者岳牧分布

盡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守者之職而我輩第州縣吏耳聞抱牘伏幕下公教之誨之若師弟子四三年來困於水旱山澤間菜色相望賦稅不易供況其俗稍稍窳呰而囂訟諸州縣吏材指不同其所遵公三尺不敢為汚略相似而其寬猛緩亟強弱巧拙或人人殊公僉開襟以待之公大度故不設城塹不為威稜而於諸州縣長相為拊摩若調瑟然甚且錄其善而矜其不能覆其過而掩其疵我輩獲展布尺寸以媚於民皆公賜也今於其去也非獨吏民縉紳相為嗟咨涕洟即如諸州縣吏惘

然若離慈母之褓者君按古傳記所載何如也予告之曰諸君子其知錢文僖公維演之守西都乎哉文僖公多恢廓大略而一時幕下若謝希深歐陽永叔之屬僉海内名儒也文僖公脫去堂陛與希深永叔輩圖書詩賦相倡和一日聞幕中諸賢出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俄而雪作公且遣吏渡伊水飭廚傳而傳語曰兹行屬佳山水且畱賞雪無遽歸也當是時西都稱治而文僖暨希深輩風流文物爛然朝野閒已而他代者王文康公曙來稍不相似嗟乎公固錢文僖公而諸君子過

公幕府倘共希深輩故相等夷也宜其兩相推輓而夷猶者如此諸君子安得不爲歔欷太息於其去而公亦能無爽然自失者乎予謹次其言綴公之帶且以併聞異日之他代者或曰西都即洛陽公今持節封以内倘及露冕過焉嵩山之靈當必有携曩時風藻以俟於其墟矣

題桐廬政録序

政録者桐廬縣學諸生所相與採風於其里而畫次其令楊君善政而傳之者也一日抱之過草堂屬予序予三復竊歎孔門若季路言游暨宓子賤

輩僉以高第出宰州邑間然其傳記所載蒲之政特聽斷而已其他武城單父絃歌琴臺之外寥寥乎無他聞也即如漢所最重者名二千石而班固傳循吏二百年間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黃次公覇朱仲卿邑龔少卿遂召翁卿信臣及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十數人其最著者或以興學書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亦僅數事而已縣令而下則以專城百里間其所施爲次第絕無可攷間有之亦特繫公卿後稍稍以吏業聲名處附見而已安得若桐之諸生今

日所書乎已而予覆之客從桐廬而過者一一口
畫本末若省里甲虔祀典均田賦罷追呼杜侵漁
鈎欺隱禁囂訟弭盜賊釋無辜申讀法興學校先
教化與諸生所書無以異嘗聞子產鄭之令尹也
猶不免鄉校之非何者士故多諭諭訕訕之口而
令欲防之甚於防川也故子產不敢毀焉而春秋
傳之所稱謗者半頌者半君今獨席諸生所羣而
口譽之又從而書之如此君縱不敢遽引孔門之
高弟與漢循吏傳所次者相爲後先而亦庶幾免
於鄉校之毀也巳是不可以不書也謹爲序而貽

之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序

書曰詩言志古者先王盛時由朝廷宗廟而達之乎國都里巷由祭祀會同而放之乎朝聘宴饗甚且山澤之間而婦人女子之能言者皆不廢乎詩故君子歌之以貢其政小人歌之以貢其俗時則天子建采詩之官而出而省方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其彰彰大較也秦罷侯置守采詩之職既廢而吏業亦寖衰間按傳記所書若劉君

歌洛陽令歌滎陽令歌茲則載之樂府而於今猶可攷見者武康方百里爲湖下邑封以内㘯阻山塹谷採竹木薪炭絲枲之利以爲衣食其地無摇山賫海紈綺文繡之富亦無榷埋踘蹋遊冶獷猂之俗故號易治而魏晉來所名吏業之最者亦僅僅賀貢公循朱公齡石毛公滂下及 國朝桂公蕚寥寥數人而已其他豪儁逹練之士第治簿書均賦訟以稱職徙官去時時有之然求其古之遺愛若子產者殆寡也嗟乎今建昌王公實菴非所謂百年間見者乎予丘墓寄武康數過之入其疆而

諸賢良文學所口畫公恂恂然約已好士好佳山
水與之絃誦其間翩翩乎賀公循而下者之遺也
又以之而祭諸長老及山藏谷匿者之氓其所單
車問俗朝刺民疾苦若倒懸夕輒解之惟恐後又
稍稍與近代桂文襄略相似也世所一切苛察聲
名相高者之亟公獨耻且厭之薄不爲垣且擢潮
州府同知以去其邑之賢良文學及諸父老所共
遮留於郡太守及持節使者之庭殆數千人不能
得因而共爲詩歌若干什弁屬予序予亘覆之其
情悅以愉其音志以思詩之工與否不暇計而以

之上貢其政下貢其俗則所以與古之歌劉君歌
洛陽歌滎陽者或相上下無間已嗚呼非傳所稱
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乎非仲尼所稱子產者衆人
之母巳乎異日邑之人祠春秋尸祝而俎豆之寻
固當行且採其什俾里之童子羣而肆之以相與
歌吹於其庭可也

壽鄧溪劉叟序

錢塘黃汝亨移書告坤曰慈有鄧溪劉叟者古所
稱獨行之士也寻曩嘗共章丘君從其子抑之遊
葢耳熟其人而溉於心者舊矣生而沈默寡言所

好者古六籍與先秦以來典冊之遺間操觚為舉
子業數奇不第輒棄去已而獨閉一室太息古今
務湛深之思於世所蟻附而蠅呐者不聞也時抱
膝而吟若將與古之擊壤而天遊者朝且夕趾不
踰戶以外也事父母孝拳拳然褆身左繩右矩不
失尺寸惟恐行一不義以重為父母憂及其與井
里姻族宴言而遊也則又恂恂然若不勝衣與屨
固未嘗與人相睚眦也嗟乎豈漢明詔所求孝弟
力田者之遺與抑之善屬文間亦舉於鄉裒然聲
稱矣然擯之禮部者再猶不及升斗祿以需一日

之養頤以叟且年七十翔舞低徊不自已而予共
章丘君兄事抑之則亦當父事叟矣子大夫得無
爲我侈之一言以矢歌其事乎予聞而竊效之一觴
系之以詩曰山可採兮溪可緡叟無求兮斗室之
息飽與温芝可茹兮葛可捫叟無求兮抱犢以嬉
旦與昏辟不應兮徵不聞叟無求兮手授一經垂
後昆麗爾眉兮虬爾肩叟無求兮朝命之遺爛盈
門鳩爾杖兮綸爾巾叟無求兮綺季甪里長爲鄰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公與予兄弟詩所謂姑舅之姻也公與予伯兄同

年生而予與弟鴈次而少少三年少共讀書家塾中稍長予同公補邑弟子員未幾予舉進士翱翔中外矣公暨予兄弟抑丞入貲爲郎公繇光祿出貳福寧州而予伯兄以南寧府通判弟以大寧都司經歷各致其仕來歸歸則復羣而遊春秋伏臘及里社醳酺燕飲之歡未嘗不時時相從公同伯兄龎眉皓首而躧履掉麈於前予與弟抑及斑白黃髮而肩隨鱗次於後公之年七十也予嘗爲花溪四詰歌稱觴上壽里中人共矜而羡之如是者累八九年而予兄弟忽不能留偃然相繼逝當是時

予獨與公矯然山澤閒譬之將旦之星盈盈河漢兩人者不能不爽然絫欷抑不能不嗒然愕且喜也明年公且年八十予於是獨爲前壽告之曰願公飲無算予伯兄暨弟附公結髮起家來何壯也今安在哉且世之習長生不必漆漆然能經鳥伸導氣辟穀松喬輩爲也第能屏耳目郤思慮寡嗜欲若海鷗然殆近之矣竊按公事父母孝與內外兄弟悌篤於義澹於利於朋友閭里未嘗設城府抑亦未嘗以睚眦相嚮語所謂上善之士淡若水天授之以近道者也公嘗恨舉子晚今且抱孫焉

一切世之戰鬬愉佚叱咤俯仰不以入之心而搓乎其精而痼瘵乎其形公之壽宜矣余雖不敢望公而其淺衷朴愚無町畦抑或稍稍相近公其許我時時從遊乎哉

贈陳海寧入覲序

麻城陳侯之綰綬而出令海寧也數月聞聲籍甚未幾按故事入　覲而帷中諸博士弟子員孫允升輩十餘人過予廬伏而請曰先生抑知陳侯之所以令我海寧者乎侯倜儻多大略而平易寬舒務與人人爲便安所當民之賦役獄訟譬則權衡

者之於物也小大輕重調劑出入各得其均故人人亦獲以其情與侯之嚮明相爲旁皇浹洽而無壅隔閼滯之患又與吾儕弟子數羣而聚之學宮而躬爲訓課之而諸博士弟子抑遂喁喁嚮風侯蓋不務赫赫名而士民翕然戴之所爲式歌且舞者都鄙而山澤也乞先生文以張其事于閒嘗南過海上刺諸父老諸父老嘖嘖口畫大都如諸博士弟子所指令侯以上計行矣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于稍稍採邑之里巷之歌而綴之爲詩以備使者之采納焉詩凡三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

十三句其詞曰侯之下車兮式舞且歌士翔于宮兮農愉於塗歲且豐兮兆玉禾羯鼓伏臘兮海不波閭里婦子兮樂孔多闋一侯之入覲兮千里爲裝匣有孤桐兮橐有糧言受計兮獻　明光　天子首嘉兮漢循良賜食大官兮給糈與粢闋二侯之陛辭兮抱牒言旋時維暮春兮凱風自南桑桑於野兮室家且蠶百穀其播兮農往于田畯且至喜兮田鼓闐以勸爾耕以祈爾年　天子借寇兮勞來疆與阡誓無諠闋三

右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國家設科取士所爲經書義大較採宋王臨川所罷隋唐詩賦之法而本之經術雖不能如周官所稱鄉舉里選然其議近古世所錄程文洪永宣成間譬之羣卉之於春陽氣方萌而始芽茁也弘正迄嘉靖初則稍稍盛夏矣隆慶以還文日以靡氣漸以漓譬則入秋以後凋落相半其所當家龍驤而尸虎攫鉤奇釣異言人人殊然而標竊莊老掇拾秦漢甚且旁勦釋氏空門者之影響以相誇詡其於孔孟程朱負不相及矣何者漢之錄士首孝廉其弊也則室於墓壙唐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

則變爲西崐其勢然也然則有志於經國家者得無先之以釐文體甄士習而因之以正人心乎茲編也予同年張澤山中丞公所從諸生時手輯洪武以來試錄之文而藏之家者方弱冠輒得茲編之雋且丞以文名當世首解額而其孫太學生文炎又能讀其遺書且於公身沒之後下及隆慶萬曆僉爲按年而次之其所擘畫則首之以會試暨兩京鄉試蓋重館閣也次之以十三省而稍加選擇蓋拔其尤也又終之以文談輯略則按諸名家所條次善文者之訣也嗟乎太學之用心亦勤矣

遠矣世方崇刻鏤炫璣翠而故反之以象犧雲罍玄冠大練得無不相入乎予序次數語弁之首竊恐今之高才生所沾沾自喜者猶不予諒而不能不哆口而旁訕也

飢豹存稿後序

飢豹稿若干什豐城李菘湖先生所著而飢豹云者先生自憐七試不偶其身困抑不得際當世而以其材川吟而壑賦者語所云豹飢則鳴是也其孫烏程令李君手是編屬予題其後予卒讀歎曰三代之盛世之倜儻卓礫之材見於鄉大夫所書

而其衰也春秋戰國起客遊漢則出於州郡所歲舉孝廉明經而隋唐以來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則世之倜儻卓礫之材非歷制科無由以進而抑遂謂制科或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然者予間從先生季子司馬公遊因獲謁先生於菰湖里上先生魁岸不羣長八尺博顙豐頤目烱若電掣背印若山蹲而虎踞其息深深如也與之擘畫古今成敗得失之際沛然若谷之答響也其所當古今成敗亦往往傳記所不載士大夫所不能言者已而復間聞先生拒寧藩所刼抱檄出殉州[illegible]事

亨竊謂先生使值戰爭離合之際固當如秦尉佗起南粵當自得以開土一方者不然王猛者流引身枹鼓間以之佐命立功可也又不然遭高皇帝時平定天下之後猶可脫身取卿大夫也而先生卒且偃然林棲巖錮以終其身嗟乎今之所謂區區制科豈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不使之遺佚乎哉雖然弦不亟則羽不疾畜不極則流不遠惟先生以彼倜儻卓礫之材偃然困約其身故仲子給事公逄季子司馬公遂益得以名才奮奕當世而諸孫輩且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鱗次鴈翔矣非先生詩書之澤生不及列之鼎彝而没則以其餘慶流之苗裔者乎今讀其詩其氣洸其思遠其材軼而不羈趯然有江海鴻鵠之思焉無事唐開元大曆以下雕句刻響之工而風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山澤間樸茂魁壘之氣抑可以槩見也已嗚呼讀是編者謂其爲古之中林兎罝之遺亦可也予謹書之左以俟後之採風者

送錦峰叅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杭嘉湖南擁天目東枕江金海北則縮五湖之水

以爲滔古吳越來所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國者
也其地饒竹木絲枲菱芡魚稻之利以爲業其民
人則詩書冠帶以爲俗雖間有掘山煮海者之奸
或竊發然特癬疥故號易治百年來稍稍習爲竊
呰囂獷鉤黨羅織以相睚眦而訟且繁滋始凋耗
矣公之來因地適俗而利導之其所綱紀州郡大
者斧斵細者絲櫛不抗不隨不吐不茹而吏遵其
職民樂其業也已又以其暇席境內縉紳大夫學
士共爲推古今論文章相爲色澤而譾薄如坤數
及時時從公謦折其間公抑且弗以蒯艾棄焉然

則與宋錢文僖公之尹開封歐陽文忠公之鎮維揚其以風流文物照耀當世者何以異哉頃者擢爲廣東按察使以行坤同董尚書輩共携壺漿帥吏民遮送之茗水之上且指而言曰廣去浙五千里茗之水蓋有隨公之使星而南者願 明天子亟爲假公節鉞來塡我浙我輩其濯纓以竢也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廣德州沈紹宗鄭鰲夏守義宋之郊伏詣茗水之上而稽首曰嘗聞古之傳循吏者於河南吳公則以興學書于渤海龔遂則以種樹書於京兆趙廣

漢則以繩奸書於南陽召信臣則以溉田書又於仲由則稱其折獄於陽城則稱其催科於朱考亭則稱其廣社倉材指之所擅不同而各因其所長爲民措置於以竭力殫能以樹遺愛於其土者亦不一而秀州陸公者釋褐而過剌我州也四五年來所繇問民疾痛而旦暮拮据首之以隆儒學而諸生者彬彬齊魯矣次之以課農桑而野無曠土矣又次之以禁吏胥而舞文騷驛者屏跡矣又次之以濬水利而田不患旱乾矣他如質訟若流催賦有藝貯穀備賑於古之循吏所書名當世而書

後世者無不畫一而講而公所自持則又蕭然若書生寒若氷苦若茶故其仁愛所嚮譬則風之嘘谷泉之注澮州之縉紳學士井里長老以至兒童牧豎無不沐浴而膏澤之者豈公固天之挺生豪雋不世出者之資遂及綱羅春秋以來名公譽髦者之槩無不得其似與間或歲侵所禱輒應甚且竹抽雙榦於古所歌麥之兩岐而樂不可支者無以異也於乎盛矣行且奏其最以聞　明天子公倘爲我品而述之否乎坤聞之瞿然起振衣而言曰二三子所口畫公者種種也繇予觀之公豈

有他哉蓋惟仁心質行孳孳焉以爲民勤施焉耳詩有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仲尼嘗稱子産者衆人之母也按諸生所畫大較公能以子産所以母鄭者而母州之衆也異日者採風使當必能錄其吏業以附古之循吏傳之後無疑於予之綴次也

贈督府一齋温公擢戸部侍郎序

天之生才以爲世用大較材各有所擅亦必閒有所絀何者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法象所畫固如此故皐夔以降仲山甫治内方叔治外彼僉各以所

擅殫材竭能而因以顯勲業震華裔銘鼎彝而詩書所載傳之無窮者也我浙當　肅皇帝時島夷内訌烽燧數起其始也羽檄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嘗之而卒無功况兵非土著輓輸無藝故特採臣下議而建督府以鎮之三十年于兹最著見者歙州胡公以攘寇名成都趙公以節費名而銅梁張公則又以勦亂名三君子者彼皆以材之所擅而乘時之變推移盈縮以爲功者也故浙之州郡所共謳歌而尸祝之者特盛今關西温公開府我浙首按其下教所條次州郡之吏士問

民疾苦譬之扁鵲飲上池水而因以窺五藏癥結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揲荒爪幕浣腸而無不得其當者也大較故督府所未必知卽知而未必能盡之若此之詳者假令諸長吏稍能遵之奉法布職頼川渤海單父中牟之治且遍十一州郡矣已而復聞公所勒戎練兵則又故時之游食者輒罷去他部曲之倚中貴假文法而領偏校者僉易置之兵無羸弱將無統綺雖以海上之烽燧不至而輕裘緩帶之士稍得以橐弓鞬矢其間然要之投石超距攉鋒陷陣之氣隱然而在也寻問異之

竊疑公家世關以西習睹諸塞上所當胡兒之控弦飲馬者數數也故獲令如是已而又於海上稍及徧覽公所指麾戍守一切越海而覘迎艦而敵與夫火攻水擊佽飛波盪之法又若奕秋者之分子布算無不諳名實揣形勢而中緩急者間又别按公所藏故時兵額什之二三而又鑒近年所縮費無法以致帳下鼓譟於是佯拊循之且陰脫嬰兒之齒而人不知或謂十年二十年間爲 國家省軍實且百萬計於乎盛矣公豈古所稱文經武緯天之間氣所值者邪晉人嘗稱羊叔子守襄陽

也以仁而杜元凱之繼之也以功予竊謂公於浙所綱紀州郡當不讓叔子假令海卒揚波公之提枹鼓席矢石恐亦於元凱所收平吳之功無以異者前所稱三君子僉在公襟帶間嗟乎我知之矣詩有言曰張仲孝友公奉　天子璽書而臨鎮我浙出則擁旄秉鉞以厲藩臬諸司入則鞲袒甘毳傴僂色咲太公太夫人之左右而公所下教我浙亦孳孳然獨首孝悌有以也傳曰始於事親終於事君葢惟公本之孝以篤乎天之經地之義故其所漑於心措諸身發揮之乎事業猶之木之自

荄而榦而枝而葉而芽而甲菑而條達無閒也公聲望籍甚入貳戶部尚書行且柰大政秉　國鈞知公之翊戴　主上嘗於古方叔仲山甫兩兼之矣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古今傳記稗官野史所書婦人女子赴焚投河瑰異嶄巖之行雖窮州下邑往往不絕也唯滕貳琴瑟牀笫之閒能不以燕私相仄脅咏於詩歌於學士大夫之口若太姒而下葢寥寥也何者彼婦人女子之性專而恐故心有所赴則蹈死易情鬱而

倜故心有所溺則約義難彼其易每冠裳珮笏之
所不得而勝其難或中材好修之所猶得而矯故
古之蝌蚪文所象嫉娟嫛妬而金抱女蓋錄是也
閩中李比部公生於滕冉日滕病不能乳又七歲
而孤母夫人獨能乳而教之以成其名而比部公
長且耄猶瞿然不自知其母所從亦奇矣雖然婦
人女子之行譬之陰崖之卉也非有所託則不傳
古今誦孟軻范滂必本其賢以及其母比部公以
才行聞於時公卿學士爭口譽而交之其道已光
顯於　朝矣今其使而南將以歸養母夫人於閩

中朝之善文及聲歌者若干人輒詩而祖之且嘉母之所以能乳而教之也並裒而傳焉嗚呼母之誼與古今人之情蝌蚪之文特相歌咏於詩侈於今之學士大夫之所張亦衆矣其有附國風所載者乎比部公之歸也抑亦能歌之而聞之母夫人否乎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南城王公之令武康弔孤省囚問閭里所疾苦悉反舊政朞年而民歌舞之及其擢貳潮州府而衆且戚戚於其去或懼繼之者之無以稱也已而羅

由王公來按南城之故所施行者較若畫一而次第之又於其簿書期會及他吏胥里甲之瑣南城公所或故嘗遵古道濶略而迂視處公又躬爲勾攝而繩切之未朞月而邑之歌且舞於南城者又將移之公而忘其去矣蓋漢之前邵父而後杜母也予有丘墓介武康山中春秋過祠之而山之樵斧而頭戴白者往往遮路口誦之不置予竊怪之閒按鄭子產春秋之良也然其始也褚衣冠伍田疇作丘甲鑄刑書賂伯石逐豐卷甚且欲毀鄉校其所洶洶口謗而欲殺之者囂然也久之而後翕

然隨以定故仲尼聞而稱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
羅田公何以故而獲民之驟之若是也嚮者南城
公適故令殘虐後譬則氷雪而假之以陽春也傳
不云乎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故其德澤易下行而
民易感而南城公去而羅田繼之縣之吏民所謳
思其挾纊與烹鮮之遺者緦緦然其未已也公又
焉得勃然而滋且稔之乎頃聞縣父老相與携幼
稺饁壺漿舉手加額而行且蒲伏於其縣之庭諸
生來請予文以紀之予不能辭而爲書以問羅田
公曰公之獲民之驟之至于此豈子產之所不能

不疑且謗於其始公獨能下而式和之乎抑子產
之在當時其所布令甲抗公室猶不免爬搔而愠
尺之也而公所至隨俗治化約法禔職輒能無改
於南城之所及而又剗且晝於其所不及已乎不
然南城公特陽春也公殆繼之以長夏而茂林而
繁陰而所相與披拂其流風餘韻而折衷之者又
或有間已乎易曰巳日乃孚予竊疑公之獲民之
驟不知乎有孚之巳日之義又何如者願有以示我